

小石山房叢書

1 曾 4  
622  
/ 0



明 僧 4  
卷 622  
卷 10

一卷  
隱綠軒題識



隱綠軒題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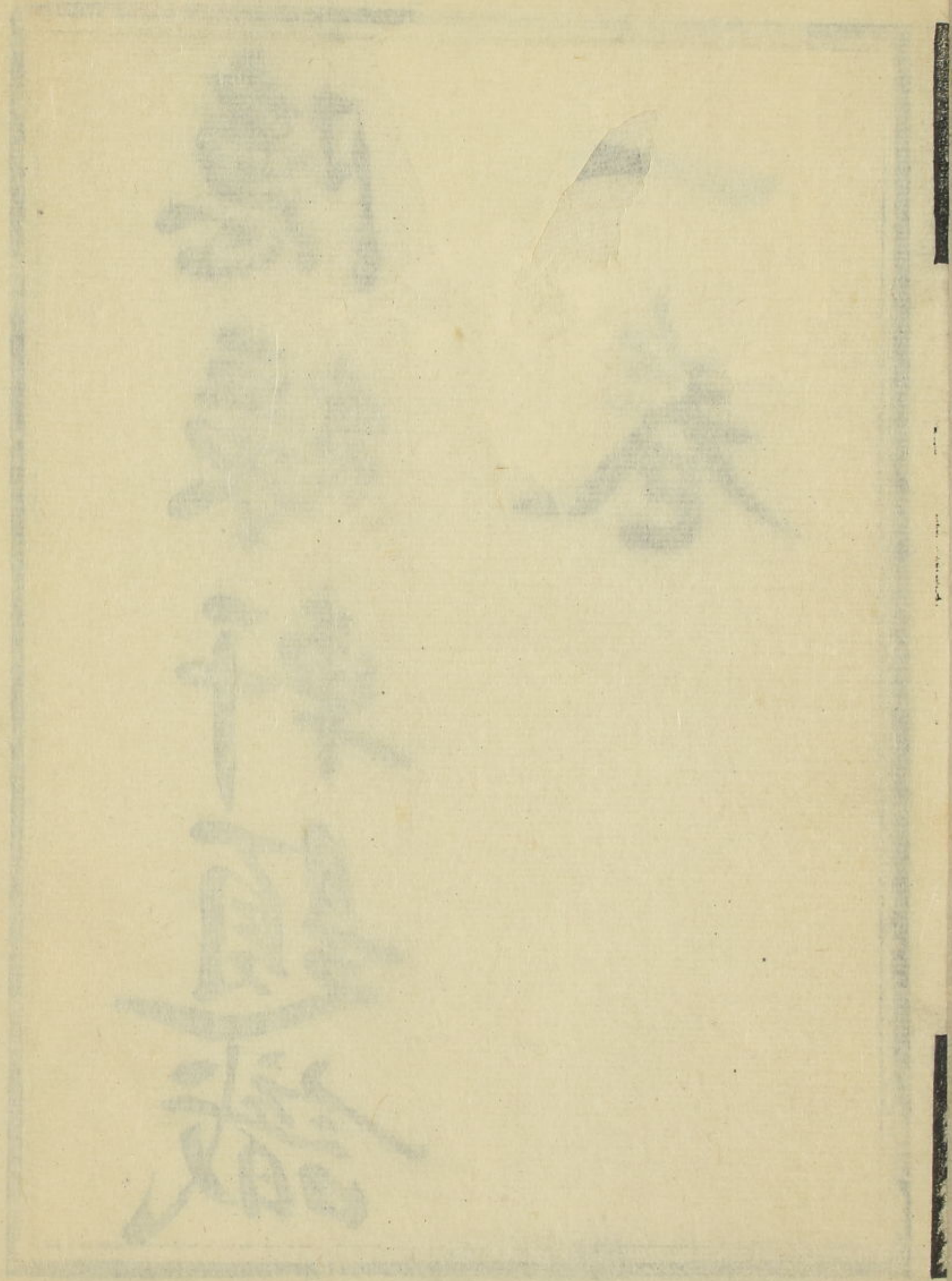
海甯陳奕禧子文著

臨晉中書令王獻之十三行

石刻精緻真跡蒼茫筆鋒與刀痕異也學石刻即宋搨亦不能有蒼茫之致貴乎心領名製畱神古翰再覽舊鐫及其至也乃能蒼茫幾於妙矣

臨南齊侍中王僧虔書

子家舊有太清樓乃亮字不全本昨從華亭總憲處觀退谷所藏宋搨止存八卷亮字未磨墨色純黑與世所謂宋搨起霜者迥乎不同望之神采飛動即之筆畫逼真故當勝於敝笥人間墨刻之優曇花也



臨梁陶隱居書

華陽隱居陶宏景所自稱也瘞鶴銘所以定爲貞白書用意矯拔飄然有神仙之致與此各極其妙修道之餘乃復潛心藝事當日蕭公往還究論發明書理頗足沾溉來學也

臨唐人雙鈎蘭亭序

此元郭祐之所藏唐人雙鈎本明項墨林購之勒石以傳者郭自題云與米元章購於蘇才翁家褚河南檢校搨賜本張氏石刻對之更無少異所謂褚河南檢校搨賜墨本元章有題跋向爲司寇從祖收弄余十七八歲時每得展玩然未知其妙後爲他人獲之不知所往忽忽思想卅餘

年不能復見已卯四月湯西厓編修忽折簡招余觀唐人真蹟雨中急赴之姜西溟編修亦在視案間所展予卽狂叫卽認爲吾家蘭亭本何緣到此反覆諦觀如對故人覺於聲音笑貌神情瞻顧之間較卅年前爲更親也于是西厓卽趣余兩人各臨一本西溟咄咄逼真予媿形似彷彿未能得神由此知唐人雙鈎墨色濃淡深淺起止映帶之妙幾幾原蹟而歐褚分途遂令稊帖亦有南北宋之異矣然今日重逢惡札輕點予於是乎深慰積懷後數月聞爲有力者以千金購之進御他獻者亦同此本但無米跋內間以爲安所得二于是皆還之嗟乎神物復散落人寰矣余又念他獻者安知非郭祐之藏本已卯七月望爲盧新

安臨并著褚本始末以留後來考驗邁之不易知之亦誠難也

臨米襄陽臨右軍辭世帖

海嶽此書極盡篆隸遺意不知右軍原本神妙何如惜無從見讀其文羨其霞舉清脫之踪不特翰牘可師千古也

臨張芝

張索之書初觀之似無趣及其習久便如太羹真得上古至味書不從此出終覺單弱無本然而世尚鮮羊嗜之益寡矣波磔分明蟻區餘伯英只許幼安知紛紛此後能書者更有何人返古初

臨歐陽率更

率更用筆似拙而實巧拙者近古而巧者取法多也唐人備得其傳者推歐陽氏今欲習其法但于冷處參彼用意疏處觀其結體自有進境若止規方板真成優孟衣冠矣

臨王氏諸帖

王氏一門無不善書者由於所習深也江東風氣移人至今操翰者不乏但筆墨間少北朝古法在烏衣子弟本自蘊蓄後學效法未經博採而兼綜耳

臨郗鑒

郗高平書饒有風味觀其用意避俗自然超出尋常今人惟恐去之不遠安能入晉賢之室也

臨晉人雜帖

隱約車是謂  
晉人書全在疏冷取勝唐宋諸名家未嘗不盡心研習然而失之緊嚴矣晉人未嘗不緊嚴求其緊嚴處不可得此其所以爲晉人耳

臨郝愔

郝侍中書余絕愛之其出人頭地處非時輩所得窺也倘觀其結撰有省乃可與論書學矣

題玉版十三行

余乙亥到京師於乾齋侍讀弟處見十三行玉版大不逾尺其玉色微青黑不甚厚韜以紫檀匣人所質者再求之已不在矣古物幸而得遇不能時親丰采覽此搨本更復思想不能忘也

曹全題宣示帖

宣示較原本字大右軍所臨也用筆轉處稍有角節此王之學鍾

元常真蹟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間以遺逸少逸少贈王修修死其母以修平日所愛置之棺中遂不復在人間矣

題蘭亭序

蘭亭刻本不下數百大約有二源定武與神龍是也定武歐摹神龍褚撫各以己意攙入其派分矣此歐本不能知其出於何處審其筆法或是寶晉齋所搨紙墨深黯可玩

學者必當參觀神龍不然失之板矣

題樂毅論

觀此與前蘭亭本如出一榻能定其爲寶晉也紙墨甚佳  
可以道德經同看兩相發明而自有合

臨鍾元常千文

千文始於梁周興嗣不知鍾元常先有此作也通篇不同  
惟結處用語助二語豈散騎集成時襲此舊語耶傳是羲  
之書實莫能辨其真僞味玩結構大是李北海全體唐人  
氣象了無晉韻世不多見故臨此以廣所傳

臨曹全碑

曹全碑萬厯間出自土中故得完好如新碑陰有門生故

吏名出錢以刻石者蓋全爲郃陽令此邦人士頌德之文  
故碑尙在縣不知何時埋沒今始掘得較當時顯著更流  
美千載也書意故是名蹟從中郎法度變出別成一家今  
人耳目好新乃竟宗之白下鄭簠早年學之頗似晚復頽  
唐不得力氣後未見其繼東筦陳恭尹元孝法蔡中郎腕  
力甚勁可與谷口頡頏也

臨孔雋碑

孔雋碑隸法與曹全極相似蓋其時相去不甚遠學者所  
習則有同焉樂松梁鵠輩應鴻都之選至于以三十二人  
圖畫其像榮崇已極故楊賜蔡邕諸君子輒彈議之不爲  
時賢所重然上之人好之如此下必有應焉者遂造詣變

化極一代盛美流傳後世爲操觚者宗匠奈何黨部之禁  
不弛正人氣塞反昧于治國之道漢欲祚庸可得乎

臨崔浩書

崔浩之爲國書也皆自書刻石當時被毀卽拓者不可得  
見惟弔殷比干文傳爲浩書今猶存衛輝府城外比干墓  
上字體奇怪他碑所無似楷似隸因以見當時筆法之遞  
變點畫多少如棘之爲藜稟之爲粟綱之爲網焉之爲爲  
魂之爲魂不可枚舉多是古法賴廣見聞乃顧亭林翻謂  
紕繆莫有甚于此者書生不深究以識難字爲厭亦可發  
嗚噓也此則臨汝帖所刻撮拾四句前句是第四句二句  
是第三句便見王輔道之乖舛伯思之譏有由來矣

臨褚河南枯樹賦

褚河南枯樹賦今人惟新城總憲學之極得其神先生海  
內大儒不肯以一藝名有求書者必命門弟子代作從不  
輕出門弟子欲得先生書輒假問學奏記先生隨意落札  
便藏棄以爲至寶或藁紙傳寫卽塗抹點勘者得之皆裝  
潢成冊重若顏平原之爭坐位先生見之亦殊喜因臨此  
偶志其概知大人品大文章君子如韓昌黎顏魯公司馬  
溫公歐陽文忠未嘗不善書若歐陽司馬則不以書顯也  
臨秦少游書

少游結契蘇黃馳情翰犢玩其流韻自具機杼不悖其所  
以同而較然實有其不同比諸洙泗亦當在七十子中寘



一席也

臨參寥書

參寥筆力亦瀟灑出羣當時爲書多用意思不屑凡近此爲蘇黃張旗鼓者未能出乎風氣之外

臨懷仁聖教序

鐫刻之家各以本家筆攬入前人妙蹟遂移步換形風致爲之變矣此鴻堂帖中所刻其意近於華亭然神理蘊藉雖不及原本之精緊高秀亦足爲操觚者典型

書論一則

姜白石論書精矣真可補孫過庭之未盡今之學者曾未究心前人論說率意自行面牆獨處固亦無害乃反嗤議古人字體爲怪米元章云吾壯時未立家徧尋古人好樣子學之元章豈亦好怪耶一概抹倒以勻平爲之吾未見其可傳矣

臨楊少師韭花帖

少師書承晉唐餘氣蘊蓄秀雅飄飄然有神仙之度董文敏筆法發源於此其有宗顏魯公李北海米襄陽趙文敏諸家者轉換收縮處未嘗不歸宿於少師也學書必博採而兼收主一家以爲根本乃能成其妙古賢未有不如此者

臨顏魯公爭坐位帖

顏魯公爭坐位藁書古今書家莫不以爲準的最得聖教

筆法而自爲變化使後來不可端倪宋四家無不出於此唐人去古未遠筆下猶傳篆籀餘蘊然加之剛勁結體漸就方整當時以書判取士遵守功令遂使然也

臨索征南

章草以索靖皇象爲宗此書家之星宿海也備極精微甚多窈窕明乎此而後其法得矣

臨蘇文忠赤壁賦

東坡此書全用顏魯公鹿脯帖筆意加之以藏鋒斂鏗高簡多姿正氣凜然不可犯其傳世不朽洵非易也

臨蔡忠惠

臨顏遂及宋四家尋源而得其流也四家皆學顏而各成

其一家此得其性之所近耳臨其源流聊舉所知愚者之一得也書理甚深輒用管窺慚惶悚息可勝言耶

書論一則

大篆籀而降爲小篆又降而爲漢隸八分又降而爲正隸又降而爲行草書道至此變窮化極矣草之支分則有章書顛素之異果能追源遡流明其理悉其情會其通合其法不必求精自然矩度雍容神明頓蕩推倒一世矣不然如盲者行路雖復千里終何益哉

又

褚遂良有樂志論正書用筆起止迴伏於二王法外收入無際令後覽者莫從窺測竊揣其意蓋欲超出乎二王上

隱綵車是謂  
也觀同州雁塔兩聖教自信此言爲有徵竟不知張黃諸  
君子固已先論之矣王謝過江淘汰古體存諸意象精蘊  
不露學者希見真蹟從鐫板展撫鉤者未必知書鐫者又  
未必精而精蘊泯矣據以爲楷則盡此或未得當也至并  
斥王法爲好怪吾不知六朝諸體如登善所收又宜何等  
置之耶王右軍過江見華山受禪等碑始悔學衛夫人徒  
費歲月夫學衛夫人會稽尙有悔況其後焉者乎

又

半年來心境枯槁無意於書而徵求日衆適遇雨窗賓朋  
不至筆墨閒靜漫書舊文一二首應知己之命殊有合處  
非酬世作然不學則轉疏未能神明規矩繩墨之外年齒

漸加記性日銷所習輒遺可以自怡不可以問世也紹兄  
有嶺南之行切切於素牋所好何與世不同感其意而爲  
之書過庭所謂徇知也僕與紹兄皆五十過頭矣今又南  
北分歧持此到潮惠之間雨色蓬窗寒齋燈火展而視之  
如與良友相對或可稍解離別之歎耳

又

趙吳興宗李北海雖無所不學然終不脫括州氣味此亦  
性相近也董華亭宗楊少師亦無所不學乃純乎韭花風  
度此又功所到也但能專宗博覽苦志勿墮不患無成

又

孫過庭善書但見草體傳世者書譜景福殿賦千字文數

種而已三者書譜純乎右軍其二則兼有章書遺意

又

江甯府學有天發神讖碑三石屢託人去搨尙未到思此累年因皇象書傳世絕少此又是孫吳時留傳至今者真乃天地間一寶也碑尙完好太守署識之

又

鎮州察院前庭有風動古碑乃李寶臣功德頌永泰間立察院卽寶節度理所也碑文王士則書筆法適逸有漢人遺意絕似孟頫趙公所作因知吳興源遠流長所本不獨二王也北方銘石之體奇怪不窮渡江諸公洗滌殆盡右軍見梁鵠受禪張景華嶽等製始悔學衛夫人書徒費歲

月則書古法本妙不可刪廢江南僻處特未傳其典型今但取晉人書學之而不識轉使中含幾許古意謂之不學可也況乎鄙二王爲怪又棄而學後來者耶

臨李仲旋修孔子廟碑

李仲旋修孔子廟碑不知何人書又別見意趣因以知當時家數不同二王旣爲唐人所宗吾知亦有不盡然者歐虞褚薛筆意豈皆出於二王哉觀此道因碑發跡所自了然無間再推至柳誠懸顏平原悉能別作參悟然亦未嘗有悖於會稽議者或以唐人以書判取士所作類皆端重無晉賢韻致不識其從來甚遠含蓄甚廣乃輒效管窺千秋具眼安可模糊一槩使古來苦心抱屈在昏翳中也

臨張猛龍碑

張猛龍碑亦不知書撰人名其構造聳拔具是奇才承古振今非此無以開示來學用筆必知源流所出如安平新出崔敬邕碑與此相似吾觀趙吳興能徧學羣籍而不厭者董華亭雖心知而力不副且專以求媚誰爲號呼悲歎使斯道嗣續不絕古人一條真血路及是不開他日榛蕪盡歸湮滅典型淪墜精靈杳然後生龔瞽鬼能不再爲夜臺邪

顧亭林以崔浩及此二碑多奇字不純率有論議僕故爲發明也

臨孫師範書

此乾封時孫師範書去魏未遠儼然北朝銘石遺風唐人八分各家異派而祖述蔡邕憲章梁鵠則未嘗不極其源故體勢雖漸近其崢嶸郁烈之氣象猶勿失焉

蔡邕體貌寬梁鵠局勢緊兩者分歧八分家出乎外者蓋未見其人任芝卻儉又不知作何書體也

唐碑之最奇者北嶽戴千齡安天王碑深澤縣大忍寺門樓碑皆別有師承非梁蔡家法也并識於此

隱綠軒題識

終



一  
卷  
砥齋題跋

砥齋題跋

華山王宏撰無異著

書郭允伯藏華嶽碑後

漢隸之失也久矣衡山尚不辨自餘可知蓋辨之自允伯先生始先生藏古帖甚富華嶽碑海內寥寥不數本此本風骨秀偉鋒芒如新尤為罕觀先生寶之有以也先生於書法四體各臻妙其倡明漢隸當與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同功或云先生豈能作哉能述耳嗚呼秦漢而後詎惟作者難正善述者不易也

為陳冷雲書桃源詩記跋

桃源人為隱不為仙蘇子瞻辨之矣狀不可見之云隱

隱何負於仙哉隱不可見矣武陵之漁者能至其居而太守不得其路則漁者無心入之而太守有心遇之也余友陳冷雲無心人也素嗜其文間索余書以爲時一把玩如睹桃源嘻太守失之目前而冷雲索之紙上乎是將無貽有心之誚不然身隱焉交陶公之詩記且贅如其高臥羲皇則舉足而游寓目而視焉往而不桃源也而又奚以書爲聊識之以告後之問津者

書太極圖說後壽湯荆峴兵憲

冬十月廿日今兵憲湯公覽揆之辰草茅下土無以爲壽乃書周元公太極圖說一通以請正焉蓋宏撰不學常妄有言云無極太極之辨象山爲長格物致知之論考亭爲

是公學之宗也其必有以教之昔明道常言不學便老而衰公篤於學矣而宏撰仍以學進此所謂不老不衰之道乃宏撰所以爲壽也

劉福菴封君八十詩跋

代  
介山之側代有異人焉史籍所載享耄期之齡出入將相五十餘年而天下望之以爲在神仙中者則竟夫文公其人豈非龐鴻宕冥山川靈氣毓傑篤材故受性惟貞然乎以某觀於今福庵劉太翁輒弗勝咨咨歎慕之衰焉翁夙負至性敦彝倫約躬敕度冲和雍穆而雅好問學傳灑洛關閩之祕爲文章法先秦兩漢尤重然諾周急恤難千里慕義春秋八十矣優游頤養猶日誦衛武自儆之什此



豈司命所能制其算耶 天子修老更之禮令有司上年  
耆行修者執醬而饋執爵而酌舍翁其誰與歸翁有子竹  
堂公爲京兆司理德洽平反方著勳庸於時崇階峻秩在  
指顧間某屬在下吏嘗奉教於公有非分之遇其偉才碩  
抱誠未易測今而知過庭之訓蓋得之翁者深也猗與天  
之報人有道文公於其身而翁於其子勢雖殊而道同豈  
有間焉夫執天下之平民而稱無冤者非定國之遺風乎  
則行且有高大翁之門者某不佞竊拭目俟之矣嘉平望  
日爲翁嶽降之辰某問言於華下諸子得人十有二詩如  
之得序一得畫八寓岡陵松柏之祝焉而某爲跋其後如  
右

書劉孝子冊後

廬墓古也封肱非古也世衰教微人惟名是矜雖修身養  
志之士非廬墓封肱不以孝稱而所稱爲孝子者舍廬墓  
封肱外或無它可述淫僻邪畸間有之矣然驚詫鄰里爲  
有司旌門榮身之本二者之中封肱實甚而世顧尤以爲  
難君子非之以爲毀親之遺體不恤天倫之間有市心焉  
昔明高皇帝著令常禁之而習者接踵不絕卽余所見數  
輩察其素履有於孝無與者吁可歎哉庚子冬余抱病草  
堂張子白石來訪持一冊命余書劉孝子事謂其修德樂  
善達禪理精神琪韻學事親孝親喪廬墓六年故稱劉孝  
子云問其名曰誥問其字曰謹立問曾封肱否曰否余喜

曰古之道也劉子之行不苟矣是可書也遂伏枕識之且以示來者知子雖不割肱亦可以孝自見也

書李岸翁閏七夕詞後柬

填詞一道語以本色爲尙泝東碧山蒼疏悲壯之槩目無古今自是大江東去一派然楊柳外曉風殘月終屬當行家故柘湖論元人曲獨輸心於傷梅香以此河濱沈酣經史尤精詣內典具經濟之略而不逢時晚乃游戲於斯間有所作聲韻穩貼縱橫合拍無所借襯吾鄉作者康王而後今在河濱矣閏七夕新水令一闋慷慨淒楚何其音之悲也余瀏覽數四而歎河濱所寄又甯獨在區區文藝之間耶辛丑秋日山史書

書臨玄祕塔帖後

書法鍾王尙矣繼莫妙於顏柳要其忠義正直之氣溢於筆墨之際今人舍顏柳不學而學吳興無怪乎世道之日下也辛丑秋日寓長安與李岸翁共晨夕間論及此岸翁以爲狀高陵郭子雲瞻有道君子也嘗請書於余因書以貽之雲瞻與田雪崖居相近又同志倘過汲古閣并可攜以示雪崖也

唐揚金剛經跋

金剛經世傳絕少此渭上大宗伯南子與先生故物也云得自壽州朱汝修大亂之後南氏所藏書畫蕩然唯此與顏魯公送劉大冲序真跡得存宗伯之孫鼎甫博雅能文

而慷慨好義素與余善嘗以示余後鼎甫司理柳州二物  
爲一孝廉借觀久之未復及遷河間郡丞中丞王公夙聞  
其名固求之鼎甫遣人取之孝廉家孝廉已歿其子以孝  
廉生時所得別本與魯公真跡付之鼎甫不疑倉卒致之  
中丞故真本乃得留按與唐寺見於集古錄而不言金剛  
經所謂石經乃八分書今此經後云以八分易誤故集王  
書始合獨所紀爲讚者姓名不同墨池篇止載其目而格  
古要論乃以爲襄仁集石在雁塔下則謬矣余細觀筆勢  
神采煥發其媲美聖教遠勝矣將軍爲希世之珍無疑然  
似一手所書非集也卷末題識小楷復精絕固當是唐參  
軍所爲耳興唐寺卽罔極寺余嘗特往其地旁皇四求頽

垣衰草唯石佛一尊長丈餘臥於故址而已一二老僧不  
知文義詢之青門故老亦絕無有能言之者蓋石之毀久  
矣自宋以來諸君子皆聞之而未睹故語率不確近閣董  
思白容臺集中言新都吳周生曾以連城購之重摹上石  
而燕京黃氏亦有刻本然去斯千里矣

宋揚聖教序跋

咸林有孝廉爲逆闖勒仕作中舍者隨之以犯闕於內閣  
几上得此本攜之歸無幾孝廉歿歸之吾友東雲雛復歸  
之孝廉之族又歸之吳氏或購之貽余完責江東趙子一  
見識之曰此范質公先生故物也嗚呼三月十九日之變  
先生以身徇難大節凜凜今對此本先生靈爽尙式憑之

撫摩之手痕宛然余初欲重付裝潢聞斯言遂止觀董文敏跋知舊爲陸文裕所藏前此不具論自甲申以來不三十年間易其主者數矣宰相不能保而余以山林之人有之爲之悚然太息俯仰今昔又不覺下新亭之淚耳與原稟稍異

九成宮醴泉銘跋

此太宗伯南玄象先生所藏云朱汝修物也後有黎惟敬跋當時以爲天下第一本汝修旣物遺書散亡宗伯以三十千得之舍人子語載郭允伯金石史中東雲繼得之南氏余近得之雲繼令嗣名跡流傳取玩目前莫知其後也

書宋元人畫冊後

戊申秋七月余將有事於燕趙道經昭餘與戴子楓仲爲傾蓋交酒間出所藏宋元人畫冊屬題問初收無慮數百幅積十有餘年而擇之以存者僅如此亦不易矣夫畫書之流而藝之微者也昔人以之澄衷觀道戴子博學好古又與傅青主先生及壽髦輩游故鑒賞之精有如然犀非他好事者比也天下倜儻高妙之士不得於時其志鬱而莫申類有所寓戴子其狀乎白露旣下旅雁初飛登丹楓之閣而遠攬鍾阜在其南燕山在其北而漸近則傅氏之霜紅龕在焉西瞻二華真源可問其下卽余之所爲蔽風雨也日月沈暉雲霞寡色危涕墜心姑置時事

泉帖跋

氏齋題跋

世以泉潭絳汝爲淳化之子而泉實爲之冠或右絳者殆  
過汝無足言潭則朱子曰爲極可笑者絳亦失之太瘦淳  
化固以豐穰爲貴耳泉之版在前代聞取入大內不知所  
終故舊搨艱得此本西蜀楊用修故物流傳有據司馬賈  
公得之以示坐客客或謂卽淳化余按淳化中宋太宗命  
侍書王著臨搨御府所藏以棗木鏤刻釐爲十卷卷首有  
臣王著模四字人但知卷末之有篆題而不知此故辨眞  
贋者亦恃爲一證又當時拓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其黑  
如漆今本不然余不能妄爲附會也

書文衡山花鳥冊後

文待詔花鳥八幅婁江王文肅公寄馮翊馬文莊公者文

肅文莊主試時所取士也師弟相與有古人之風余次女  
歸馬氏卽文莊後嘗以是爲余壽戊申秋日攜之入都重  
付裝潢馬氏藏文肅書牘數十中有一札卽致此畫者余  
并求之今附於其後待詔畫蒼而韻文肅書亦雅秀名臣  
高士之跡皆足尙也

穎上黃庭蘭亭跋

此穎上黃庭蘭亭也董文敏謂各帖所刻皆在其下當是  
米南宮所摹入石者以其筆法頗似耳今觀此本信然咸  
甯尹黃升耳穎上人余嘗問之云其石類玉爲好事者竊  
割殆盡舊搨今不可復得此本則余得之晉中故家

題顧進之劔閣圖

余舊藏有李唐巴江雪運圖曲盡山川險阻之形人畜勞頓之狀王弇州題跋謂今天子見之應為遐方惻然軫念蓋畫之非徒作者故比之文章苟其無裨世道雖工奚益余觀此卷意殆近之而位置皴染得古人遺法又其餘事耳

題吳仲圭山水卷

元季高人多隱于畫仲圭嘗自題墓曰梅花和尚後值大亂以和尚墓獨全其志亦足多矣仲圭畫法董巨此卷老筆紛披鬱森蒼秀真合作也

王阮亭藏王雅宜字卷跋

三百年書家世咸推枝山衡山為最其次無如雅宜余數

見遺跡結體運意類取態者今觀此卷殊不尠古人蘊藝固不可測耶阮亭於書得老宗家法外拓特勝以視此卷不啻過之而珍賞不置蓋善於取益為學之道當如是耳

題沈石田秋實圖

白石翁秋實圖一卷共計四幅宋仲宗湖石館所藏也卷首有來陽伯題字亂後歸之郭宛委為友人分割余得其二重付裝潢遊戲之筆迥出天機故足珍也

高氏高曾規矩卷跋

高念祖佑鈺輯其先世遺跡裝潢成卷奉以為訓四方之游輒攜巾笥已酉夏同客都門出以相示蓋立身行政治生為學之道具見於中而世風之隆替人情之淳漓亦因

之可徵顧余尤所歎惋者明水先生以營建藩府之役卒致畢命東市今觀與弟賓之書有縣厓面壁云云神明整暇其自得良深而與戴友石札則先生之寃已自預言之有無俟後日之辨而明者嗚呼士君子處心無媿禍福固所不計而聖人在上猶有失刑如此則可以為國事之惜矣

書高寓公手跡卷後

寓公先生以庚辰登南宮第時余已學為文章顧未獲負笈問業無幾有甲申之變先生悲憤以死今觀遺跡其為學砥行之槩著於言表而書法亦別有蕭散之致風徽如在遐想慨歎

題王雨公華山圖冊

華山故無圖有之自江東王安道始王元美稱其得馬夏風格陸叔平云遂接宋人不似勝國弱腕乃自為臨之以意相甲乙雖未獲寓日其致可想見吾宗兄雨公胸中富上壑於甲辰之夏挾冊登絕頂徧探諸峰之勝處處志之歸為圖二十四幀又別為八幀山巒草樹水石徑棧以及殿閣茅茨無一不肖而清逸秀潤晻靄鬱橫看側看遂使華山真面目歷歷楮墨間其位置點皴則有營丘河陽遺法不知視王陸之筆得失何似然以私度之正恐有積薪之歎耳

十七帖跋

唐摹右軍真蹟以十七帖爲佳宋時魏泰家有硬黃本淳熙祕閣續帖亦有刻此本正唐刻也筆鋒迥異非後人可及

題品泉圖

品泉圖氣韻秀潤位置皴染皆有法舊有董宗伯題論之頗詳云是趙文敏得意筆書法復精善故陳徵君有同觀之語甲申亂後爲人割取壁分劔析殊可恨而續去珠存亦尙足喜也因重付裝潢而識之

題李長蘅小景

雲林畫以幽淡爲宗長蘅此冊雖未入室而筆墨簡遠得其遺意也

余生於壬戌中秋長蘅寫此在是歲之冬蓋與余齊年俯仰今昔不覺慨朕戊申秋山史再書

三兄遺札跋

余三兄雲隱先生於讀書學道之餘頗留心墨翰雖規模古人而得之天授者多此其隨筆殘札所謂不經意之書從子宣裝潢珍藏請予題其後志殊可取余搦管泫泫不禁人琴之痛而宣也誠無忘其親則事尙有進於是者其亦知之乎

聖教序初斷本跋

余嘗得王季安清華閣聖教序初斷本郭宛委定爲百年前物有跋語載金石史中浙江朱子葆亟賞之謂與所見



未斷本無異後子葆將歸遂以贈別今復得此本視彼不啻奕奕過之所稱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書以示輔兒使珍藏焉庚戌秋七月朔山翁識

季安本前有方以智楊鶴范文光題語後有郭宗昌王振奇張民表來復王鐸溫自知梁尔升來桓朱懷□朱誼斗徐如翰朱懷墩孫國枚陸啟法張學會劉廷標韓霖伍瑁南居益釋惟熙如應題語鋒芒畢具亦曾與一未斷本較優劣不分蓋搦手有工拙耳附識於此

姓名題後序

題周元亮藏畫雲柳

余友太原傅青主徵君曾作一圖與此致同微異者帶月

影耳其放而愈收亂而愈整亦自白石翁得來今對此不勝春樹莫雲之思

趙元朔董文敏手札跋

文敏嘗云詩文書畫少而工老而淡淡勝工不工亦何能淡其素所經營可知矣元朔藏此札腕力微弱而清淑之氣迎人眉宇

吳北魚藏蘭亭跋

蘭亭昔尊定武今崇穎上此似從豫章本摹刻者與今東陽本同出而小異穎上特以骨勝顧其石已毀今著名者更有上黨本朕遠出其下

吳北魚藏聖教序跋

襄仁集右軍帖骨氣洞達爲百代楷模今其未斷本價重  
連城不可易得此本乃初斷者鋒芒如新未改舊觀

龔雅生藏戒壇帖跋

吾鄉有北海雲麾碑今剝蝕不可復睹此戒壇帖尤覺迥  
健雅生珍之有以也

倪夫人繡譜跋

倪夫人婺郡之禮宗也苦節嚴寒玉而以詩文書畫寄之  
死靡它之心斯其刺繡一種駕管軼顧雖古之針神奚加  
焉嗚呼德而才若此微獨東南閭秀所不逮抑天下之爲  
丈夫者可以媿矣

題何氏墓圖

余昔曾爲堪輿之說頗信之旣觀毘陵有云作善降慶作  
不善降殃儒者之論不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  
也今欲以一坏土定百世之吉凶亦荒矣朕孝子之情有  
不能已者故不可不慎也何氏卜宅兆意在此而不在彼  
余是以樂書之

題李紫庭藏左青岱畫美人

昔過昭餘坐丹楓閣觀宋元人畫冊內有梧桐美人一幅  
工細之中饒超逸之致歎古人之奇絕青岱此幅雖未能  
及而雅範猶存亦尔時之翹楚也青岱旣歿紫庭念之不  
忘以無署款恐共久而或湮屬余識之紫庭篤故舊之義  
嘗爲余言青岱爲人樸而文不染世法使永其年必有所

就而昔乎天奪之早余搦管戚戚重有所感又不獨以丹青之故也

天下名山圖跋

天下名山圖爲元亨利貞四冊宋徽宗之所集也每冊有自序而其臣蔡攸每幅爲之標題蓋自漢晉以來之能畫者莫不備焉而其畫者所自署之款書間不類余竊定爲畫院諸人所臨摹而成者也吳興夏文彥有云御題畫真偽相雜往往有當時名手臨摹所作故祕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爲真卽此益可知余言之有徵矣王子冬從侯蓮嶽侍御處得一寓目其位置皴染出於意表有非近世丹青之士所可辨者爲之低徊不能去嗚呼徽宗庸主而蔡攸

奸邪小人也宋室顛覆實皆繇之其君臣上下之際本不足道而此冊流傳人間歷數百年使求之者購以兼金藏之者襲以文錦見之者歡欣讚歎如得未曾有頓忘其亡國之恥而追想其風雅文采之致至于商周先王之彝鼎等重狀則畫雖小道其亦何可忽也哉

題爛柯圖

嗚呼脩短有命同歸於盡術短爲脩其實仍短盧生黃梁是也縮脩爲短其脩安在王質爛柯其狀乎觀斯圖者亦可以憬狀而悟矣

書王文安題畫石冊後

余仲兄舊藏石齋先生雪石一幀蕭淡奇崛致足佳也惜

失之兵火文安在華下嘗言平生推服唯石齋一人其餘無所讓遐想風徽令人有不及見紫芝之恨若文安學問才藝皆不減趙承旨特所少者蘊藉耳偶因觀此冊而漫及之

### 東陽蘭亭跋

蘭亭舊石自薛紹彭竊去以宅石刊之今所傳定武本遂爲極致得之者不啻球璧矣劉後村云婺州倅廳本前輩有評其定武典刑石初裂爲三號三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爲五此東陽本亦碎石見存無恙而字之肥瘦合度風骨秀逸當在諸本之上東陽隸婺州宜有緣飾其說者而其里人相傳爲宣德間何士英作兩淮鹽運使得之淮

南井中一說石刻肥瘦兩本今止存其一亦未詳其何故也

又

蘭亭今共推穎上爲最而余獨取國子監本茲東陽本雖晚出似有積薪之美若上黨本未免失之媚不堪伯仲余家藏有定武舊本是五字未損者故於此稍能辨之

### 孔季將碑跋

郭徵君以韓叔節碑爲漢八分第一余諦觀之樸雅有餘良以其時古耳書者似不經意出之此碑結體用筆自是當時名手所爲不異楷行之有鍾王也然挺拔瓌偉遂開唐人一派漸致肉勝之弊要非宋元人所能夢見也

### 孔季將碑陰跋

漢碑陰無額獨此有篆門生故吏名五大字其人卽前碑所云陟山采石勒銘示後者也書法視前碑微異當別是一手與史伯時碑正堪伯仲按洪丞相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曰弟子次相傳授曰門生未冠曰門童總稱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掾屬曰故吏占籍曰故民非吏非民曰處士素非所蒞曰義士義民此所載名共六十二人郭徵君作金石史以楊用修金石古文謂四十二人爲疑余考其書云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正與六十二人合徵君特觀其上句而未之省乃反疑用修之誤蓋臨文不可易如此

宙字季將碑文明甚無可疑者歐陽公於季將下注一

作秀特門生故吏六十二人此外無餘地公云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又碑載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公於故吏故民弟子旣皆析言乃獨略其門童而云門生四十三人凡此當繇公得之傳聞未目睹此碑故耳山史識

聖教碑跋

聖教碑文皇製序高宗述記後附心經襄仁集王右軍書摹搨入神故傳爲百代模楷論者因碑後有潤色字疑經于志甯諸人手不無失真不知此爲元奘譯經言耳王龔州辨之已詳黃長睿謂碑中字與所見右軍遺跡纖微克肖然則偏傍湊合小小展縮之說亦安足云也咸林郭徵

君稱此碑爲石軍石刻中第一諸帖皆相絕千里余觀唐諸家書其原蓋皆出於此後乃有院體之目豈可以里婦之曠而罪西子乎或謂今之學書者南人多宗蘭亭北人多宗此碑蘭亭雖右軍得意之筆顧真跡久泯世所傳刻其視此碑秀姿略同骨氣蒼勁則正不逮耳此本楮墨俱古神采煥然的屬宋搨裝褙乃內府式舊錦如新非尋常士大夫家流傳者比真可寶也

題趙千里水仙真跡

此綽約如處子手持蓮花騎飛龍超山海而過者有凌厲太空一息千里之勢蓋宋趙千里筆其匠意傳神自非後人所可仿而及也舊藏內府上標官字十三號亂後余得

之一老闍願歲久絹損每晨視輒爲心憫戊甲冬日攜入都求名手裝潢始復完好狀營營於中者十年所矣將視古之雲煙過眼者不有媿乎書已憮然者久之

吳六翮藏聖教碑跋

余見聖教碑未斷本多矣當以余所藏陸文裕本爲第一而次則南司空本也司空本後歸東孝廉尋爲一縣尹以善價購去遂不復睹此本出東陽趙氏精采如新視彼不啻過之乃石城公壬午歲主試吾鄉時所得今歸之吾姻友吳君六翮六翮卽石城公是歲所取士也博雅能文行誼最高此本可謂得所主矣夫以秦越相去幾四千里兵戈喪亂之後經三十餘年而流傳因緣宛如師弟授受者

然豈所謂神物知歸也邪書以志喜

武舍和碑跋

漢武舍和碑當是靈帝時物自宋歐陽公已謂其文字殘缺不見卒葬年月及氏族所出都太僕云家有藏本殘缺與歐公同而以隸釋所載謂君卽吳郡府卿之中子燉煌長史之次弟乃其氏族所出歐公特未之知耳余按此碑文極簡不書卒葬年月古碑多有之而集古錄所記其文至遭疾隕靈止下文悉無故謂不見氏族所出卽太僕所云又據之隸釋亦似未睹全碑也今觀此本雖殘缺如故而首尾具存其文之可見者反多於二公時是可異也至其書法亦自古逸大約與史伯時乙少卿碑同體獨碑額

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作陰文凸起則他碑所無

耳

書晦庵題跋後

朱子嘗留心書畫此題跋三卷持論極正不作道學門面語其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云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竹石云出於一時滑稽詼笑之餘初不經意而其傲風霆閱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跋與林子中帖云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乃爲刻石常平司西齋蓋於東坡三致意焉世獨知朱子論學排擊東坡而不知其贊美景仰固如此余故特著之古道漸衰流風日下後之講學者

獨傳得排擊法耳豈不可歎

三 書鄉飲酒碑後

漢隸古雅雄逸有自然韻度魏稍變以方整乏其蘊藉唐人規模之而結體運筆失之矜滯去漢人不衫不履之致已遠降至宋元古法益亡乃有妄立細肚蠶蠶頭燕尾鰲鉤長椽蠱羅棗核四楞關游鷺鍊鍊釘尖諸名色者粗俗不入格大可笑獨怪衡山宏博之學精邃之識而亦不辨此何也此碑爲洪武六年蘇州太守魏公行鄉飲酒禮王彝撰文至嘉靖二十二年王廷立石其老人周壽誼生於宋景定中歷元百年至是蓋百有十歲矣盛世養老尊齒之風與太守之賢老人之壽後輩彰顯前人之美皆有足

感者故存之

書藤陰劄記後

藤陰劄記北平孫少宰退谷所著中掇擊王文成特甚因文成以及陸子皆非公論退谷少受知於馮恭定恭定之學與文成少異退谷一力攻文成者尊恭定也朕恭定集中數稱文成致良知洩千載聖學之祕有功於吾道甚大獨所辨者無善無惡之說耳義正詞平不爲己甚足令文成心折退谷未免失之厲矣至論元儒右許文正而左劉文靖尤有微旨余知之而不欲言也

書志川草訣歌後

志川於書道天分不高而用功多不作越越之態少存晉



石齋題跋  
人遺風此草訣歌其得意之筆也至謂出自右軍猶在朕  
疑間追思杜陵詩學大成之喻爲之一噓

吳將軍碑跋

此碑萬歷間始傳於世石已破碎文不可句讀而年代姓  
名字獨存吳文大雅藉以有聞幸矣朕余於此益歎懷仁  
爲文憲功臣也

魏勸進碑跋

勸進碑或謂梁鵠書或謂鍾繇書俱無的據書法視漢小  
變風格皆所不逮王弇州以方整寡情爲漢法余謂正魏  
法耳此碑爲鵠書與否不可知以繇楷書推之似非其手  
也

又

此碑傳魏君臣奸媮之跡益彰王弇州云以太傅手腕使  
書前後出師表刻之七尺珉不遂與日月相照映哉言之  
雅馴勝於怒罵學者爲文不當如是耶

顏魯公奉使題字跋

歐陽文忠公跋公殘碑有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  
尊重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缺不忍棄也此公使李希烈  
時書靖康初唐重爲勒石於蒲者其云人心無路見時事  
只天知對之令人慨想當年幾欲泣下裝潢什襲又甯獨  
玩其書法而已哉

郭徵君藏歐陽率更醴泉銘跋

率更書出大令體方筆圓故徵君亟稱之此本其所最珍者與所云宗伯本先後皆歸余而余有疑於徵君之言狀非爲宗伯左祖也至所自書分法直逼漢人不知有魏無論唐宋王孟津嘗稱爲三百年第一手今觀之益信也

褚河南書聖教序記慈恩碑跋

褚公書聖教序記勒石慈恩寺浮圖結體用筆婉麗秀穎令人有餘思所謂瑤臺青瑣宿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者也而王弇州以爲輕弱不足言蓋其胸中先爲同州本所據故耳余按慈恩公所自書刻石者同州乃摹刻郭徵君謂同州饒骨慈恩饒韻而同州尤有墜石驚電之勢其言自不可易如弇州軒輊則過矣

褚河南書聖教序記同州碑跋

此褚公書聖教序記刻之同州倅廳者與慈恩本大小略同而肥瘦少異郭徵君援昔人臨蘭亭故事疑二碑皆非公手書謂必習褚者摹慈恩習歐者摹同州故各具一氣骨風韻狀摹與臨有分公卒於顯慶三年生不及龍朔今觀所署年月諸字與序記如出一手何所從摹耶後又有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十一字應屬它人補書余細察此碑體勢大約與慈恩不殊而稍劑以嚴重故後之論者有出藍之歎正使摹刻皆如此亦復何恨

自書素書跋

史載黃石公圯上授張子房書世不傳或以三略當之者

既誤而宋張天覺云晉亂有盜發子房冢於玉枕中獲素書六篇凡一千三百三十六字卽此其真贋亦在朕疑間然其言不合於聖人之道者鮮矣而切要平實開引較易故足錄也夫談圯上之事者謂必有神奇祕密之術而抑知其所言如此不可以止世之語怪者耶

自書陶詩跋寄陳階六大參

楚州陳階六先生爲吾鄉大參嘗有劄來徵余書久未應長夏無事偶錄此卷陶公高風亮節千古寡二蘇文忠謂唯其真也每讀遺集翰墨之外別有領悟及更取它集讀之便如嚼蠟此豈可以貌爲力強耶階六抱經濟之略方樹勳庸於時而山水文章之娛視疇昔有加焉知其於陶

公必有合也

書三十六峰賦後

三十六峰賦嵩高令樓異賦少室者參寥書大得坡公偃筆遺意而弇州謂爲坡公書豈所見別是一本耶乃并以賦爲坡公作何也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爭坐位帖魯公稟書耳王弇州稱其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都元敬似以草草易之何也董文敏言其家有宋搨精好因摹入戲鴻堂帖而不足於陝刻余嘗取而較之董刻雖點畫分明神采都亡其不及陝刻遠甚人苦不自知文敏慧人乃亦余耶

書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後

雲麾碑在蒲城字半剝蝕而存者法猶可尋余往於燕市見良鄉刻本僅得其形似耳乃朱秉器反以蒲城者爲趙文敏所臨不特考據失實亦豈知書者哉

米元章書方圓庵記跋

天竺辨才建方圓庵守一爲記米海岳愛而書之陸文裕曾有題云前數行磨滅不知何人補之今觀此刻乃全文而前後自是一手無跡可尋較海岳它書有藏鋒斂鐔之美幾入晉人之室矣然海岳晚年自言其書無一點右軍俗氣顧易王略作據船入水態所居齋又以寶晉名之則何也

爭坐位帖跋

米元章重顏魯公行書而不重真書董文敏云歐虞褚薛之書各有門庭學之不深亦得彷彿惟顏魯公行書了無定法此其故殊可參尋今之學公書者獨效其觚稜斬截乃鈍漢也爭坐位帖與祭姪文同法天真爛然於二王神契故當出唐諸家之上

聖教碑跋

余見聖教碑凡數十本初以南大司空本爲第一後得陸文裕本直奕奕過之司空本歸東孝廉雲雛攜游入浙爲錢唐尹以白金六十星購去文裕本尙在余歛月樓中此本鋒芒俱存神采煥狀正堪媲美而有補綴數字至其斷

文則卻無一闕者尤物難得未可爲不知者道也

書易經傳後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也各自爲卷初無傳字費直以彖象釋經加一傳字附於卦後鄭元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加彖日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而繫辭以後如舊是爲今易程子易傳從之晁說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朱子謂未能盡合古文者也呂祖謙乃定爲經二卷上經一下經二傳十卷彖上傳一象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是

爲古易朱子本義從之昔程子作易傳朱子嘗謂伊川言理甚備象數卻欠在又謂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於是作本義蓋以補程子之所未備也故宅日又謂某本義只是卜筮大綱若義理充實徧滿離不得程夫子書也今坊刻置易傳而以本義孤行既非全書且又不依呂氏本而依鄭王本并失朱子之舊矣國家頒於學宮以此取士著爲命甲而疏誤若此歷三百年卒無有能正之者何也且今之尊程子者爲其著書立言有輔翼聖經之功而於其生平所最單心之易傳乃置之如遺豈不可慨耶

書錢東澗湯臨川文集序後

弇州豔義仍之名先往造門有古人之風焉義仍不與相見過矣云盡出其所評抹弇州集散置几案預出之以度弇州之至耶抑延弇州至堂而後出之耶其述事似飾而未確弇州信手繙閱掩卷而去卒不聞有他言以復此弇州之宏而亦足以見義仍之佻矣余聞弇州君子也太倉人至今稱其德不衰卽爲文不合亦未矣爲義仍者當因其來而與之歡狀相接以徐致其切磋之義乃處之若是無亦失禮甚乎余謂東澗欲訾弇州而適著其美而其譽義仍也君子以爲猶詆也

書天隱子後

天隱子八篇言神仙之事而要於易簡其漸門有五曰齋

戒安處存想坐忘神解亦皆修身養心實功末乃援二氏而一之言易言道德言真如而仍復歸之神仙其說近於儒而不純狀無彼奇詭誕異之談司馬承禎子微謂得之王屋山序而刻之附以口訣云誦其書三年恍狀有悟又三年覺身心閑而名利淡又三年天隱子出焉夫云天隱子出焉者何自而出此其爲子微之自託也明矣故蘇子瞻水龍吟詞云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靜無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胡璉作跋引此詞謂觀此則此書當是子微所著而宋景濂亦謂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裏疑卽其人狀則洪興祖所謂承禎得天隱子之學者別

無所徵亦臆說也

書張子孔氏三世出妻辨後

世傳孔氏三世出妻蓋實本檀弓所載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其詳不可考置之勿論可也張世經曰出母者所生之母也其曰不喪出母卽孟氏所謂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是也蓋嫡母在堂屈于禮而不獲自盡故不得爲三年之喪耳其曰爲汲也妻者則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則不爲白也母夫所云不爲伋也妻者蓋妾是也意者白爲子思之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三年之喪故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余按張子以出之爲言生也似也狀聖賢生卒非如他事可以臆

斷今以出妻爲不白之寃乃無所徵信而坐以妾出可乎雖人之賢不賢不視嫡庶爲重輕而欲諱出妻遂致易母無亦悖且誣之甚與余恐學者驟喜其言之新奇而使賢者不得其母非細故也特書而正之

砥齋題跋終

砥齋題跋

三





一  
卷  
湛園題跋

湛園題跋

慈谿姜宸英西溟著

題樂毅論

梁武帝答陶真白書逸少跡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麤  
健恐非真跡陶上書云樂毅論愚心甚疑非真而不敢輕  
言今旨以爲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余觀逸少黃庭曹娥  
像贊諸帖知樂毅論洵爲麤健不同然自唐人相傳爲法  
書第一蓋唐時去梁已遠王之真蹟益微而唐人書法氣  
象多而神明少宜此帖之見重於世也此本與余所藏宋  
搨寶晉齋刻相爭在毫釐之間亦世所罕覩者張子漢瞻  
別去兩年其臨池增妙今相見吳門出此令題余謂張子

寶愛此書正恐其作書便落唐以後氣格耳

跋祝枝山書

今日觀陸子其清家藏法書最多宋榻黃庭經十七帖及宋仲溫真書孫過亭書譜其尤佳者祝枝山自寫所作詩長幅文徵仲評其規模襄陽而其書法原出於王氏父子可謂曲盡枝山之蘊然祝書尤深入大令闔域惜偽書紛出非具眼不能辨也張鳳翼後跋謂徵仲以東方朔學叔敖衣冠爲一時下筆之誤然張云枝山爲徐武功宅相故其書似之猶張敞之類馬遷張當是楊字之誤卽楊敞亦未是司馬外孫乃敞子惲耳一事兩誤可謂彼此更相笑也

題祝京兆千字文

章草書前朝惟宋仲溫得張索遺意而過於放軼枝山繼之體兼衆家故爲明書家第一昨研谿庶常過余寓齋出觀余所藏離騷經墨蹟研溪歎絕因以千字文此本見假余手臨一過頗識其用筆之妙但此帖不用章草位置停勻規矩謹飭殆是此公杜德機時也枝山又有一千字純用藏真法大小錯綜行間天機亦自盜溢只是摹本摹手又不工不及此真跡遠甚乙亥春三月記

臨宋儋書題後

此宋儋唐開元時人與李璆齊聲李師王宋師鍾李書今不傳而宋真跡惟閣帖存此二十一行閣帖置古法帖中

列於衛夫人之前則尙未知其爲人也然其書自有六朝間風味

臨樂毅論題後

近始悟運筆之妙全在心空學中鋒三十年都無一筆是處早間臨此似有轉機然塵務關心往往墮落舊壑東晉諸賢書法超絕古今者皆由其神明獨妙

董臨澄清堂帖跋

華亭書派輕薄摹仿頓失古意惟此卷筆筆藏鋒妙於用拙始見文敏真本領然不得澄清祖帖亦不能酣適如此昔人論學書者必得古人真蹟一二段臨摹方能入妙端有此理今人眼界淺狹書格所以日下也聞張子漢瞻爲

人乞文以潤筆得之余傭書至老墨刻頽禿無從購此一字以此知文章聲價去君遠矣

跋遺教經

陶貞白與梁武帝論逸少書備矣獨不及遺教經何耶黃山谷詩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癡凍蠅言其拘窘無逸韻也余考唐僧徒最善集書於逸少尤多遺教經是集樂毅像讚黃庭洛神孝女誓墓諸帖而成者逐字玩之自見字體雖少拘窘然自是右軍家法勝道德經多矣

臨帖後書

寒威稍霽紙窗西照執筆欣然得閣帖僅臨晉魏間書數

種愛其道秀發於淳古也不及鍾傅二王者亦猶唐人選詩之不錄杜工部也時乙亥十二月初五日書成筆頭作凍雲然有聲

謝莊諸人書

謝希逸庾肩吾書張懷瓘諸家品書亦不及然其書實超軼可入能品

謝萬石亦在能書之列朗字長度萬兄據之長子小字胡兒與姪疏自稱父晉人猶有此風晉朝議欲以謝元爲荊州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重云云亦猶漢疏廣受之相稱也對子姪自稱其名則古所未有閣帖王獻與三女稱獻疏晉人通脫固所不嫌耶

題李君冊子

篆法貴古不貴巧漢印白文皆鑄成者但記爵名而已無爲字者其篆體亦方正無多轉折至唐用朱文刀刻始有字及道號而印璽之法從此日趨於巧矣然自唐及明隆萬以前書翰家亦不用印章用者只是銅牙章及黃楊木故講此者頗少今地不愛寶文石四出好奇之士鑄鑿爭工各以其意相配換無復知有方正體者且專講刀法而漢鑄之體幾亡今李君製譜力追古法不欲多出新意當波靡之會而好尙顧如此是余之所重也

題鄭谷口摹古碑

真出於隸鍾太傅真書妙絕古今以其全體分隸右軍父

子摹仿元常所以楷法尤妙欲學鍾王之楷而不解分隸是謂失其原本漢建平元和間碑版乃鍾王所出學者顧求之開元以還是并不知鍾王發源處俱未得爲書家正宗余晚好此書恨年事無及又未見谷口問之其門人云先生自悔從曹碑入手暮年規撫夏承始盡其奇妙今觀此題曹碑云甲於漢刻知或言未信谷口晚書奇變殆是游刃之餘未有舍規矩而能成巧者也

題戲魚堂像贊

寶晉齋初刻像贊最爲神妙中缺九十餘字停雲館摹本雖少生趣風格尙可想見余家藏寶晉乃是曹之格重刻者結體豐勻亦無缺字然頓乏生致不足重也前年北上

時收拾得舊藏戲魚堂殘本四冊吳門遇故人司寇徐公云當爲余命善手重裝今不知竟落何處今日友人查浦以此本見示快所未覩殆是寶晉初本之亞也雖石刻多剝意正似微雲之點月愈覺妍好

題黃庭蘭亭宋搨

壬申歲獲見於朱竹垞之六峯閣因題年月其後此帖乃是定武之最者紙隔麻首尾無損竹垞云多方購之始得今遂落查浦手其計更過於蕭翼也丙子三月京師再題

錄新書詩後

王君樹百以便面屬書適新詩成遂細行書其上十指幾

爲戰裂不知當暑搖之定能作冰氣來襲人否時乙亥十一月廿七日也

題玉峯相國徐公感蝗賦卷

蝗之言王陸農師曰其首腹背皆有王字然則羣飛食苗聲欲蔽天者以其有所挾而然也公所見入境薨薨徧於郡縣安知其胸腹背間不隱隱有文若王如得所挾者乎賦中有云念吾后之深仁亶民依之是恤畢竟此輩戢影年書大有深仁之效應若枹鼓者惜不令公見之如公者所謂進亦憂退亦憂者也

題述歸賦卷

行芳志潔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公與靈均固可千載相質

其文瀾千迴萬折斷續掩抑間自諧宮徵騷人以降惟長門羽獵差爲近之厯乎晉魏寥寥絕響矣公書法雖派本率更實由心運此與後賦兩紙隨手塗乙無一筆率爾祭姪文爭坐位之伯仲也正不知天問呵壁時亦有此淋漓翰墨否竊以屈子處亂事暗其悲憤固宜公遭際明盛而亦有坎坷之歎此撫今感昔念不忘君益有不能已於言者也每一展卷不覺涕淚之承睫云時丙子三月二十日敬跋於京師椿樹邸中

臨王書洛神賦題後

有以羣玉堂帖見示者中有此賦較寶晉帖差完且神采更生動逐字摹之覺神似形拘然形似亦在運筆間消息

今書家誰當解此能知吾合處方能指點吾病處

書宋搨宣示帖褚臨樂毅論後

乙丑年在都以褚河南枯樹賦易得樂毅破邪二帖後爲吳徵君天章取去不得已捐此帖購還之出門時以樂毅破邪付長孫嘉樹聞又入偷兒手矣是余并三帖失之也此本宋搨褚書人間絕少各帖無所之施褚作無施之所足備收藏攷証一時換去余計固失而徵君復以貽聲伯年兄亦未爲得也聲伯欲守此帖當以余二人爲戒

臨王帖題後

古人行書有真行有行草此所書官奴帖與蘭亭敘皆真行也通體真書少作牽曳而已兩冷膺觜二帖行草也真

書中間以草字雖則是草不可縱筆故晉魏人多用章草人行後來率意作書古法遂不可復見

題郎太守畫像

君謂考功我來必告詎意三年一面未卜有木千章有琴一張有亭有池置君中央蹟邁龔黃心希嵇阮澹爾太虛空林偃蹇我展君畫君得我文何用識面目擊道存

君與唐東江相對居謂唐余過必相問也余詣唐唐輒忘之而余亦疎懶未及修謁因題此聊述其雅意以志思相

題徐武功書後

武功倜儻畸人故其書亦多奇氣然余浙人也於忠肅事不能學吳人以私恕之於此帖亦不欲多觀亦如李衛公

之惡白香山詩以爲見則必好也

臨像贊書後

未云永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書與王敬仁

敬仁王脩字濛之子官著作郎此太原人與瑯琊異派故書姓王導雅愛鍾書亂後猶衣帶中盛宣示帖過江後以與右軍敬仁從右軍借看深好之沒時年二十四其母卽取宣示帖殉葬修書隸行入妙

跋樂毅論黃庭經臨本

陶貞白啟梁武帝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樂毅像贊洛神不審此種猶有存否時武帝與陶皆疑樂毅微龐健非真不重也至唐褚登善錄右軍正書以樂毅第一黃庭第二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平一少育官中所見

真蹟楷書二十餘卷別有小函可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唐人珍重樂毅爲第一代令能書者臨摹黃庭不能並也及神龍時歸之太平公主太平敗爲老嫗竊取縣令追急付之竈火而樂毅亡矣樂毅論旣亡開元五年大王正書三卷遂題黃庭爲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及潼關失守之後訪黃庭真跡不得或云張通儒將出幽州不知其處而黃庭又亡矣真蹟永絕得見此妙手臨摹令人悲喜不置

記淳化帖

世綵堂翻本淳化絳帖俱可亂真其客廖瑩中精於摸搨王用和工於刻石故也先是韓侂胄有羣玉堂帖亦其客



池園是跋  
向若水所手摹二奸亡國先後合轍其博古好事乃亦有不謀而同者使能移此以爲國用人豈不家國俱榮乎

跋羣玉堂帖

帖有十卷舊名閱古堂帖後名羣玉蓋仇胄誅後籍入秘省嘉定末年所改也以首卷皆南渡後帝書故得存耳二三四晉隋唐帖五卷後盡是宋人書全刻失傳久矣此本零星收拾僅得兩冊雖逸少書有過肥之病然刻手極精紙墨亦好又所錄李邕詩今不多見或云是中唐人詩似有理然不知北海何故得書之

跋曹全碑

余酷愛漢隸而不能學近覓此帖連得兩本時時展對如見典型正不必手摹爲快也帖以晚出幸完好昨有惠予漢滎陽令韓仁碑者亦是元至大間始出令李天驥再立石而翰林趙閑閑記之慶韓君循吏至是始顯然其字已多磨滅矣吾安知四百年之後此碑不更磨滅如韓碑耶宜廉讓曹子之寶愛此本直欲使四百年後賞鑒家有所考據耳

題丁太翁小影

伊川先生謂影堂之制使有一毫髮不相似便與拜他人父母何異然昔人有雕木爲像而奉其親者宋承旨爲其作傳不以爲非孝也况於圖像之逼真者乎先君沒於途次倉卒召工寫真未肖余在京邸歲時忌日僅書官贈於

片紙如古人設幣之狀瞻拜饋饗而已以此啣恤終天木  
公年兄敬事其尊甫愛菊圖像雖遠客江湖未嘗不奉之  
以行也可謂永言孝思者矣今日以示予予因之有感題  
曰思其所嗜采籬之菊愛如憶如江湖一幅

題毛闇齋采芝圖

漢初黃綺采芝山中於時傳經有大毛公采芝之歌灼灼  
其華經傳於後詩正而葩我歌我詩復餌其芝彼何人者  
毛公之支邈矣高風相望異代石泉蒼松披圖斯在

題查庶常臨各種帖贈行

京師人士往來賀遷贈別皆有詩詩貴多無少貴長無短  
貴律而排無古而散得是三者則無問工拙彼此之心皆

快然無憾而非是以爲不稱故余於茂名錢明府之行多  
與長無有焉亦賦七律一章爲贈明府知余之拙也而不  
以爲嫌者徇俗之例如是足也查庶常與明府同年至好  
獨不爲詩臨古帖各體裝冊贈之今人作書與詩類不好  
古其目力所到至宋人止耳庶常詩取法三唐溯源漢魏  
其於書也自鍾王虞褚之輩以及宋元明書家無所不臨  
摹得其運轉變換之法如此冊種種風格可重也明府攜  
此以行嶺外村墟山館鳥聲淒斷人煙稀絕眺望無聊之  
際出此展觀之必當欣然獨笑而有會於庶常之詩也以  
視諸君子贈行之什雖與會各自不同然意味深長要無  
踰於此者矣

法目是跋  
十一  
題宋搨十七帖

唐張懷瓘論草勢云草之體勢一筆而成惟王子敬明其深詣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逸少草書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又云逸少草書有女郎才無丈夫氣子敬草逸氣蓋世千古獨立家尊纔可爲其弟子耳懷瓘以一筆成書連牽不斷爲草書之精非知書者也所謂草書者草其真也草書在乎點畫拖曳之間若斷若續而鋒稜宛然真意不失此爲至精至妙唐文皇集右軍書取其尤者爲十七帖其晉書御製羲之傳贊曰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風翥龍盤勢如斜而反直知此者可以得其集此帖之意矣

臨聖教序跋後

臨二王書須略得晉人幾分筆意正以蘊藉爲宗若專務險勁但論氣質使以唐人效劉義慶作世說語雖詞條豐蔚終難合也

又

唐寺塔碑文集右軍書者多矣然獨此帖盛行者以御製文故重之也不作是書殆三十年在天津與友人查浦同寓命予書之搨本下劣轉得一快以神氣不爲所奪耳書自作書後

古人做書有臨有摹臨可自出新意故其流傳與自運無別摹必重規疊矩雖得形似已落舊本一層矣然臨者或

至流蕩雜出摹者斤斤守法尙有典型余於書非敢自謂成家蓋卽摹以爲學也傳與不傳殊非意中所計

又

逸兄以此冊屬書晚唐五律隨意寫付之字不足觀數詩皆當時名句時一展看知古人下筆不苟也

跋柳公權榮示帖

中云有赤箭多寄三五兩以扶衰病

赤箭卽天麻苗陶宏景曰其苗爲粉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輕身增年唐太平公主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置毒進元宗白香山齋居詩黃著數匙粥赤箭一甌湯公權所須亦此類蓋是唐時風尙猶晉宋間朝賢之服石散也爲人臨衛夫人書帖

窗外微霰毫間凍澁勢不得騁特於體制無失耳逸少蘭亭是其最得意書亦必於天朗氣清時得之也

題清溪老人江山臥遊圖

程芳朝湖廣人

石田去後雲間畫派單行專以姿韻取勝矣此卷蒼茫遠勢不減相城風味是百餘年所未有其落筆時蕭然塵外之意可想也簡可兄知寶愛此遺墨青溪公自可不亡正不如米家阿虎規規家法也

題嚴蓀友畱別和韻詩後

以拙手用退筆書處處着礙視前人所作如蒹葭之倚玉矣光武云見卿使人慙此書長存余慙不止也

臨右軍法帖書後

有軍爲會稽內史與藍田相失誓墓不出竟行其志可謂振古豪傑書法皆與所臨宣示戎路諸帖相表裏其細書黃庭曹娥別是一種樂毅像贊有絕相類處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也大令求展墓表自是父子不愧家風二王外之能爲鍾書者王仲將僧虔蕭子雲而已唐以下此種幾絕歲在乙丑爲毘陵楊鳧令兄寫此帖長安筆價奇貴以折鋒毫書此不覺意盡

題玉版十三行

右軍父子真書雖同出於鍾太傅右軍斂鋒大令拓筆觀樂毅東方諸帖與此可見賈氏刻玉板余二十年前曾見之武林乃觀橋葉氏質之王氏者是時從友人乞得一紙

今此刻不知又落何家余所藏亦失去久矣再過數十年恐搨本便不易購水村之喜得而寶藏之亦見及此與

書官奴小女玉潤帖後

官奴子敬小字劉夢得酬柳子厚詩還思寫論付官奴謂子敬也註柳書者謂是逸少女名誤矣彼不知玉潤是官奴女名也逸少尙有官奴婦舊復委頓憂之深一帖可見逸少七男一女極子孫之盛而一女疾病至於憂之焦也引罪自責其慈祥樂易可見他日又云得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宜其誓墓於未衰之年不能以此而易彼也

書詠懷詩後

張子寄此紙屬書詠懷詩因寓中無全本僅書文選所錄

十七首是日閏三月朔日有食之既時北平薄子聿修宿  
遷徐子壇長過寓齋看書相對閣筆嘆息者久之 昨初  
書作意成小拘束今早書第三四頁覺少放五六以後至  
景陽雜詩則神采之候娓娓不自止矣

跋黃州詩後

楊君鳧令遺兩筆可作細楷余疑其未佳輒作大行草五  
六幅餘一枝偶試爲真書良善及取行草者楷書之鋒銳  
已脫矣此是也世不乏佳士以意侮而失之者多矣然余  
之所失者筆也猶珍藏其一其壞者亦拂拭而用之可盡  
其餘長筆之於余可無憾矣彼人之見屈於不知而終以  
頽廢不振者可勝道耶况又有既知而故抑之者彼其何

能以無憾於心耶余於此有感

書冊頁後

友人曹子廉讓復攜此來曰願書滿冊兩日適無事隨意  
塗抹不覺紙盡然不知何所用鴻爪雪泥寧與世人計多  
少哉

梁武帝書評跋

此從漢末至梁三十四人乃以兩本彙而錄之一云二十  
八人今得三十有二袁昂古今評普通四年所上大宰相  
類蓋武帝用其語斟酌成此耳然中有張融書如辯事對  
揚獨語不困行必會理蕭子雲孤松一枝下有壯士彎弓  
雄人猶虎心胸猛浪鋒刀難當顏倩書如貧家奠果無效

可受少乏珍羞王彬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蕭特書雖  
有家風風流勢薄猶如大小王安得相似也郝暉書縱橫  
廓落大意不凡而得體未備郝惜書得意甚熟而最妙時  
雖疎散風氣不無雅舊庾肩吾書畏懼收斂少得自充共  
八人評論而此書不見豈以其辭未雅馴而削之耶抑是  
後來附會原書固未嘗有耶中於孔琳蕭子雲諸人書俱  
不下貶語獨深文於大令比擬不倫豈爲公論袁昂書評  
有云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熊熊獻之冠世此語爲得  
其實云

題帖

此隋僧智果書字非一體當是積日所成玩其行楷亦精

研於鍾傅者而李嗣真書評比之委巷之質豈其然乎

題絳帖

絳帖在南宋諸本雜出已不可辨單炳文曹士冕所論至  
爲詳密然較之此本其卷數皆非舊識字畫波磔更無論  
矣舊有二十卷而此只十二卷終卷是孫過庭諸人恐唐  
人書亦未必更有八卷則此爲全本無疑當亦如寶晉齋  
之有米曹二本多少並行也司農孔君新得此出以見示  
其紙墨黝古今時亦不易遇洵足珍也

自跋臨米趙書

徐子道積曰君規摹魏晉人書偶一爲此終不脫向來本  
色答曰惟有向來本色所以貌得宋元人書譬如今詩家

目不識古詩十九首蘇李贈答爲何物而哆哆蘇陸到底  
是兩家門外客也

### 題洛神賦後

或傳子建得甄后玉鑲金帶枕感嘆不已還濟洛水忽若  
有見遂爲此賦初名感甄後因明帝見之改名洛神愚意  
不然子桓兄弟猜忌必無與枕之事卽與而子建敢斥名  
賦之乎果爾則無以異於桑濮之淫辭王逸少父子晉代  
名流決不輕書也蓋子建師法屈宋此直摹宋玉神女賦  
耳逸少今所傳有二本子敬喜書洛神多至數十本亦愛  
其辭之麗而有體也余固戒爲綺語者因某之請遂書此  
與之聊亦自附於昔賢之風致云

### 題黃庭經

黃庭經或云是右軍換鵝書或云換鵝者是道德經非黃  
庭也自陶宏景始以此書與樂毅論並稱爲右軍有名筆  
蹟後入唐宮中武平一所見是扇書恐別是後來臨本矣  
其書亦旋散失開元五年觀得右軍正書三卷第一是黃  
庭後函關失守內庫法書復散落人間事平遣使搜訪獨  
未得黃庭真蹟相傳爲張通儒將向幽州莫知去處據此  
則黃庭自唐中葉散失已久後人摹刻者不知竟是何本  
余所見宋搨非一此白下蔡崗南兄所寶藏其彩色鮮好  
余展卷嘆賞畱置案頭臨撫再過不識與真蹟相去幾許  
若樵刻則近來收藏家殆未有過之者也崗南屬余以數



言題後并記其始末如此

題十三行

此武林綠石本世推爲十三行第一然筆法方整頗類趙松雪豈卽其摹刻耶昨楊子楚萍出余所鈎唐臨墨跡共觀之不覺咨嗟嘆絕惜楚萍猶未見其真本古人手蹟日就零落雖刻本之善者將不多得則楚萍之寶愛此本未爲過也戊寅八月六日記

題畫

平林遠岫

毫尖圓動墨汁薰蒸盤礴之妙宛然寫生空林蕭條茅屋靜整定知有人門迹雙屏人不可見名不可聞悠悠遠山往來白雲如此逸蹟誰爲寶者邈彼朱門何殊林下

題孔琳之書後

孔琳之字彥林草行師於小王時稱楊真孔草王僧虔曰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規矩閣帖僅得此數行人少習者以其語非吉祥然梁制彼此弔答中言感恩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其重如此故武帝嘗與儒臣講喪禮而子弟亦家習之有以善講喪禮得舉者大抵六朝風氣似此後世忌諱繁多而人情益通脫反以晉宋人爲放誕何也戊寅九月廿三清晨臨帖隨筆記之

題聖教序

唐世右軍遺蹟猶多空門碑版尤喜集其字如盧藏用建

福寺三門碑胡霈然大智禪師碑越王貞大興國寺舍利塔碑僧行敘懷素律師碑皆右軍書而爲之者非獨懷仁一人也世傳懷仁居恒福寺模集右軍稱精熟其徒胡英效之一時集王書勒石蓋僧徒欲借此以久其師傳耳董文敏據舍利塔碑謂集爲習乃好奇之過不知舍利亦集王書殆是以習通集耳不然今聖教碑與逸少諸帖並行豈懷仁之遂足以方駕右軍耶

十七帖

今往絲布單衣示致意

字文周武帝詔庶人以上惟聽衣紬綿紬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九種注絲布以絲禪布縷織之今謂之兼絲布也觀右軍帖則知絲布之稱晉時已然矣晉樂府有云絲布

澁難縫唐制凡賜雜綵十段則中用絲布三疋

跋自書蘭亭敘

定武本爲歐書比之褚登善所臨特爲端楷近惟東陽何氏所藏石刻爲得其真然搨久漫漶余特以意摹之大抵去古愈遠則失真益甚古人作書俱有口訣面授今既不可得矣但審知用筆之法臨書時自於手腕間消息庶乎古人不遠耳

跋張卽之書楞嚴經

張卽之號樗寮書法歐陽率更加之險峭遂自成家今停雲館收刻只數行余家有所寫楞嚴經全卷遭亂播遷僅存此廿二葉停雲所刻有云慈溪有王昇者出入吾家

二十餘年吾邑多張書其皆王君所得乎世傳其爲水精書能禳火故藏書家多寶之

題困學書李潮八分歌

余家藏伯幾草書蘭亭及李潮八分歌蘭亭帖戊午攜至京師客久困乏爲有力者購去獨此帖畱家復微爛去半截偶於行笥檢得輒割裂其行數命工裝之雖斷文訛缺若遇中郎猶足爲柯亭之賞也

書石林詩話

古人語不可輕駁葉石林云劉子儀楊大年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

愚民盜一抔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其語甚辯然余按漢書高祖本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國安所云三尺亦同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此語及注甚明是歇後語班固已然而石林止憑史記從夢中彈駁古人不慮子瞻魯直胡盧地下耶且卽石林論詩亦未當其賞王荆公晚年詩律精嚴不見有牽率排比處而所舉王詩含風鴨綠鱗鱗細弄日鵝黃裊裊垂鴨綠指水鵝黃指柳題見水柳字可耳不

然鴨綠鵝黃竟是何物反不如三尺一抔之猶自然也且  
鵝黃古人亦以比酒與三尺律三尺喙又何異云提三尺  
自是劍不聞三尺喙三尺律可提也若捐三尺則未安

書劉禹錫淮陰行五首後

無奈脫菜時清淮春浪軟脫菜魯直疑其不可解周益公  
二老堂詩話謂嘗見古本作挑菜按五首本集止四首末  
篇爲紇邨曲詞脫菜本集作晚來九明

題三好圖

查林先生以此圖屬題余展卷諦視宛然真面目也適禹  
鴻臚來謂曰此公之貌所以神似者以有三好可尋耳吾  
胸中一念不起於物一無所着君何從而物色之哉禹曰

杜詩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評者謂太白風神千古  
如見是杜之善於爲李寫照也今清風明月何處無之余  
何爲無以得子耶相與一笑而別遂記其語於後

題摹古印譜

自秦相變古法作蒼頡篇爰歷博學同時並著於是入體  
有摹印其法屈曲縝密皆仿秦璽文爲之而頡籀古文遂  
廢魯壁所藏汲冢所出雖沈深博古之士至不能識其大  
全况後之學者去古益遠欲其分別文字以不失作者源  
流胡可得也摹印僅入書一體然自分隸盛行之後篆書  
賴此得存使其由斯篆以上溯頡籀遺法安在古文不可  
復興於今日哉余最愛近時程山人穆倩所作而時輩競

譁之以爲詭怪不經穆倩已矣百世而後當必有識子雲者今觀劉生稽古堂印略猶能得其彷彿於方幅之上蟲文鳥跡絡繹雲布余雖淺學不能驟辨其於古真似何如然可謂有志者矣

題項霜田小影

傲居湫隘庭前春盡不見寸草一枝之蔭比於瓊樹蓋都下寓居皆如此不獨余也聞之老居京師者云五十年前公卿邸第門宇靚飭雜樹疎映街衢闐闐槐柳俱成行列士大夫公餘散步間入肆中繙閱圖史摩挲古敦彝窰器翛然而返不碍車馬余因此想見唐人落葉滿長安之句今日項子霜田手攜此圖相示老樹突兀在吾眼前既是

快所未得又著此肅疎閒遠不受一點塵埃人物觀其挾策趺坐意不在書使人之意也消時金行初屆殘暑猶灼與客同觀如有涼風拂拂從卷中出矣

跋家藏唐石蘭亭敘

此石背面刻蘭亭敘二種前一面較低一字明嘉靖間吳門黃君者工畫人物偶得此知是唐摹石因贗爲北宋人清明上河圖并搨如舊本獻之一貴人其人以遺分宜相後漢匠索賂不得發其事貴人以此見忤而黃亦坐是窮死其子名景星字平泉跛而知書亦善繪事與余家有連攜此石至慈老焉此石向藏余第三叔祖家叔祖沒後余尋得之春確間石廣二尺長尺二寸厚一寸許質光潤可

鑒字體多類聖教序蓋唐僧懷仁所集本也近見武塘錢  
孝廉旃摹帖其叔相國跋云得善本於京師前有趙文敏  
蕭翼辨才圖遂模刻之余諦觀正與此前一面低一字本  
同所謂善本者此也而神氣去之遠矣自後在京師又得  
高麗揆文庫收藏本中有宣和御璽則文敏圖在焉玩其  
紙墨良是宋搨與背刻本又毫髮無異只高麗本盛字上  
成字鈎微起而此逕帶下放字被楷此行靜字右腳低於  
左青而此微縮爲不同及視石則三字已損卽用前完本  
嵌補紙上補痕猶隱隱可見然後知此石之流傳真千餘  
年物也吾子孫當善藏之勿令俗工妄搨損其真氣熙  
巳巳年九月朔書於京師之停舟書屋

### 題告誓文

嘉話錄云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本不具年月  
日朔其真本云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月辛亥而書亦  
是真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  
鴟瓦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主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  
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或云後借之岐王十年  
王家失火此書亦見焚按今法帖所刻皆其年月豈後人  
因夢得言而增入耶然其摹法頗古

### 樂毅論始末

陳僧智永云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摹出自蕭阮之流  
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以賜始興王王乍

收禁中卽以見示吾嘗聞其妙今觀其真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沒又屬餘杭公主陳世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既定永處處追尋累載方得陶貞白云大雅吟樂毅論大師箴等筆力妍媚紙墨精新言得之矣智永記如此按梁武帝云樂毅論微麗健恐非真跡宏景答啟愚心甚疑是摹不輕言令旨以爲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則妍媚之評恐未然也此帖入唐太宗與蘭亭同所賞玩高宗敕馮懷素諸葛真楊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外間方有則天時武平一少育宮中見真字楷書每函可有二十餘卷別有小函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論告誓黃庭經至神龍中太平公主取小函以歸平一任郴州日與太平子薛崇允

堂兄子崇允連官說太平之敗崇允懷樂毅等七軸請崇允託其叔駙馬徽賂歧王以求免罪此書遂歸邸第徐浩古跡記又云太平公主愛樂毅論以織成錦袋盛置於箱及籍沒後有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令尋追驚懼奔趨投之竈下香聞數里蘭亭自昭陵發掘後真本流落人間至宋南渡前猶有得之以獻者而樂毅亡矣然徐浩云潼關失守後有趙城倉督自云有好書欲請贖罪史惟則索看遂取扇書告誓并二王真跡四卷上之韋述開元記又云蕭令尋奏上滑州人家藏右軍扇上真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則扇書者一云告誓一云宣示其說已不同而平一云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則豈數書流傳者皆

扇乎備存之以俟臨池者

湛園題跋終

文章無大小惟有才有筆雖瑣言剩語不經意出之具有  
遙情遠旨非選事而後言宿構而後書者所能及也湛園  
姜太史博雅嗜古以書法名當代殘碑遺搨悉能溯其源  
流品其甲乙所存題跋數十條適留故麓爲發而梓之不  
特考訂精覈足資證據亦時有弦外之意虛響之音覽者  
當自得之不徒作煙雲過眼觀也時乾隆三年戊午九月  
既望北平黃叔琳跋



禮學北平黃對松題  
當日許之不我非聖德似也初神氣三學政中  
許志百餘雖呈貢登第亦謂其效亦之意溫醫以許  
為品其甲乙視其應則雖十科而留姓其為而林之不  
委大吏財許曾古以善其各當升其而慶其  
其辭教言非獨事而效言官備而效其善也其以  
文章無大小許言太官其其言深而不確也世之具

義門題跋  
一卷

一 卷

義門題跋

義門題跋

晉公越州黃庭經 長洲何焯吧瞻著

歐陽公集古錄

目中有黃庭二本出於越州然非石氏

所刻也石氏乃黃庭殘字爾其目見陳思寶刻叢編中今

猶有傳者南禺好妄漫不加攷自萬歷以後書家并為一

譚斯可笑也聊書此以祛其惑康熙壬辰

內府本小歐道因碑

蘭臺書此碑肩吻太露橫畫往往當收處反飛蓋唐碑而

參北朝字體者亦用其父分書徐州都督房彥謙碑法也

然無一筆不鋒在畫中此祕閣舊本比今所拓神骨尤完

率更帖不易致由蘭臺以入門亦庶乎其不遠矣康熙甲午

張旭肚痛帖

肚痛帖筆勢固豪頗亦失之流宕去晉人便自邈然疑蘇才翁兄弟所為未必其伯高也然書學不到黃長睿驟有異同豈不貽誚于蚍蜉撼大樹矣姑獻疑焉待明者決定可乎

舊本顏魯公多寶塔

魯公用筆最與晉近結字別耳此碑能專精學之得其神便足為二王繼別得見真官帖乃徵吾言也當嘉靖初陸文裕公已有日就刊弊之懼壇長所藏尚有風神是百年

舊搨宜珍視之余所覩記自吾鄉金文通公家宋搨本而外未有過此也康熙己卯冬日

東陽蘭亭序

蘭亭舊刻今尚存者僅有頴上東陽二本若國學本即趙文敏公所臨也頴上與定武絕遠又拓者益多轉失之瘦東陽本初出即多剝落況今來復三百年則風神彌減矣然較之近日所摸規矩猶在故貧士力不能致宋搨本者皆貴尚之予常見楊文貞公東里集題此帖後云近年揚州僧舍發地得二石皆蘭亭舊刻一缺其前一缺其後鹽運使何士英裁齊合之為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兩本肥瘠相近清韻可愛當

在福州鄭本之次此帖當年既合二石爲一自非建炎所失之本後人因其斷裂別附會爲說尤可笑也文貞所稱福州本乃鄭清之家摸刻已不知所在矣陳生彥瑜屬予題識予于書家無所入者但書文貞語并拓國學本寄之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中漫以此本爲宣文閣中所移與吾家運使以得石適在揚州指爲爲建炎所失殆無以異乃知昔人非詳考覈論不輕下筆爲得之也康熙甲申四月何焯書于暢春園直廬

毘陵唐氏宋搨十三行

宋邵博據陶隱居與武帝論書啟謂黃庭勸進像贊洛神逸少有名之迹而褚公逸少正書目共十四帖洛神不錄

蓋誤以爲子敬書故柳跋亦云余竊謂晉梁相去差近洛神亦自有右軍所書殆未可知今所存十三行則姿狀翩躚興會豪舉故與大王不類未容便議褚柳鑿裁之失也此本雖無筆不收亦已露無餘多帶顏法遂開蘇黃風氣趙承旨謂宣和書譜中所收是唐人硬黃紙臨本筆墨沈着大乏韻勝不敢以爲真跡卻有柳跋兩行者豈卽此是耶抑別爲一本直周膳部輩所摸耶龍其雙鉤入石纖細畢備可謂至工且屬初拓去書在紙者不遠此董宗伯所爲往來來于懷每見諸他跋也余從前遇目一本目下惟有者字惟愛越州石氏所開曾閱三四本大抵拓時石已稍訓比之美人遲暮一段神采煥發奕二照人故當讓此三五少年

時爾康熙甲午秋日同年益功尊兄相示家寶承命漫記  
義門何焯

董思翁摹爭坐位帖

原跋爭坐位帖宋蘇米黃蔡四家書皆倣之唐時歐  
虞褚薛諸家雖刻畫二王不無拘于法度惟魯公天  
真闢漫姿態橫出深得右軍靈和之致故爲宋一代  
書學淵源余以陝本漫漶乃摹宋拓精好者勒之戲  
鴻堂帖中董其昌

思翁行押尤得力爭坐位帖故用筆圓勁視元人幾欲超  
乘而上此跋其加意所書精采溢發直與魯公相質於千  
載之上不惟來學可資爲津逮也康熙庚寅後生何焯獲  
觀漫志

馮補之書彌陀經

此馮丈三十一歲時所書用筆圓潤穩秀蓋不減唐經生  
微恨失之太拘乏映帶飛動之勢此由見元以前人真蹟  
少耳明代書家自弘正以後皆無筋望之索索然此最於  
此藝有繫升降輒敢因此帖一論康熙甲午中秋

舊本聖教序

此碑未斷之本已不多得特搨手非良工且偶不得佳墨  
遂稍減其風神不能如董宗伯所云字畫如刀截者爾然  
吾儕窮士學書有此亦已足矣仲經先生尙珍重之

夏承碑

鄭杓衍極云漢碑三百銷蝕無幾何君閣道夏淳于碑可  
以全見古人面貌蓋一出於宋元祐間一出於紹興間故

獨能完好夏承碑近代翻刻再三字形皆非其譌積德勤約爲勤紹尤著者也都太僕生明盛時亦不見古刻僅得江陰徐充子擴雙鈎本耳相傳無錫華中甫真賞齋有藏本不知卽子擴所鈎與否康熙戊子子從吳興鬻書人購得此本旁有丹楊孫楨仲牆印記仲牆嘗著法帖釋文考異亦以鑒別自負者觀其用筆淳古使人追想東京文物之美實與三代同風太僕記子擴所貽字之闕者四十有五此止闕十餘字其摸拓當去初出未遠也前人或疑爲奇譎是不然分之沿篆猶真之帶分何奇之有唯雜以他碑書體斯爲不類乃學者所當戒爾臨汝帖中始指爲蔡中郎書洪景伯隸續已斥爲不足信而王惲猶言之元人

自喜多聞而疏于攷證往往如此閣道碑隸釋具載其文在蜀邛棘道中最不易致異時倘并遇之則不唯翰札之古且足爲吾家故實增重也

杜貽穀宋搨黃庭經

名帖佳刻求之者衆小楷尤槌拓易損如容華銷歇還想傾國之艷末由髣髴矣若此未刊者固自難遇諦觀乃近徐季海輩流所摹時而趁快或帶傾欹唐初人不爾然作小字能窮盡腕力筆勢玉局翁殆從以出趙魏公晚歲專師黃庭亦似屬此本賞會固當在廉鐔風神內府奉華二印間有假託書家不視爲輕重也康熙丁酉壯月吾友貽穀借觀率爾書此識者定復垂哂其言之易耳武英同直

老民何焯

穎上黃庭經

黃庭近代傳摸失真一例平順無復向背往來之勢獨穎上本橫畫處仰勒平收有如大字唐臨宋鑄故自別也予曩見從父端文所藏自三關之間至絳宮紫華凡三十六行比前後獨加腴澤此當稍後出而筆意尙存亦殊耐尋翫爾康熙己亥冬日義門何焯題

天璽紀功碑

吳天璽紀功碑其結字俱作篆體用筆時似鍾鼎古文殆漢人八分去古未遠往往相入今乃湮泐不可得見爾如淳于長夏承碑亦其一也姜白石謂是符書恐未必盡然

但學爲八分者與他碑之字錯出行間則取誚於不類矣梅宛陵了頭巖詩語有年算赤烏近書疑皇象多或緣未見搨本方虛谷遂于題下注有吳大帝字且皇恐作黃其寡陋使人笑來唯前輩竹垞先生據吳志考正其文非華覈所作并文中七月七日爲黍斯實好古之一助云康熙庚子爲仲經先生書何焯

曹恒齋蘭亭帖

渡江諸賢勘辨定本於完損肥瘦之間殆同聚訟朱子至以爲笑若此本則其後已有天水雙龍宣和二印固不俟咨問尤延之王順伯沈虞卿也然摸拓但出當時便自筆意不失有可喜者亦無庸指此獻疑恒齋耽玩無斁故不

獨以愛弟所貽爾康熙丙申秋日同直舊史何焯書

衛景武公碑

王家令正書體源出於蕭阮亦採掇同時虞歐褚三家勝處故李大夫書品謂之碎玉殘金張懷瓘書斷獨推其工草及行尤善章草今乃無行可尋竇臬述書賦所稱洛州長史德政二賈碑極峻利豐秀二賈爲敦頤敦實史所謂常棣碑者石今亦亡趙明誠金石錄有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則云無書撰人姓名大抵當時已殘闕矣予所見石刻正書僅少林寺中天后御製詩并書一通及此衛景武公碑二種此碑字最多下截已泐而存大半雖不得宋搨舊本然已足供臨池之助矣康熙後壬寅夏首仲經先生

屬何焯題

義門題跋終



